

端簡鄭公文集卷四

海鹽鄭曉著

孫心材輯

序譜

別同年虞東厓序

余舉進士與東厓虞子同年又同觀政營繕朝夕  
繼見必有以規誨我也今且出令嘉魚誰復規誨  
我者余言易虞子曰詞之輯矣內斯靜專余諾之  
欲防其口而未能也余貌俯虞子曰不諂不瀆是  
謂知幾余諾之欲近於禮而未能也余量褊甚虞  
子曰鍾釜之器所受幾何余諾之欲恢其度而未

能也余事嗜速虞子曰馬奔易顛火灼易燼余諾之欲平其氣而未能也余日以請於虞子虞子曰子是之學亦爲不知本矣夫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虞子今且去余焉能忘之然余於虞子亦願有說焉余聞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虞子亦率其常而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而不滑處之以簡而不懈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援進之以驟而不亢曰吾忠吾君而已曰吾愛吾民而已曰吾奉吾職盡吾心而已誠如是敦艮之吉其有量乎夫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余於虞子交相觀也交相修也始終之義胥共圖之君子曰易尚斷金詩取攻玉虞鄭二子庶其有焉書以爲別

壯游錄序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旣檄取圖說於帥府率具  
文書塞歲故牾牴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端  
緒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  
名將故其言不謬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關  
歲有巡臺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  
務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表裏四鎮最  
多虜患卒無可據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  
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  
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於咸陽者兩月尋

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其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  
臯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塞  
又東往來於延慶間南走涇原岐陽至於興元耕  
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  
本以隔羌胡今羌胡糾而撓我玉門陽關且弗論  
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哈密哈密棄土  
魯番能遂飽其欲無插旗其州城之志乎土魯番  
即不來亦不刺瓦刺善野戰南北相犄角土魯番  
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盪  
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畜產爲  
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於昔矣由金城循塞而  
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  
與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  
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  
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  
出應虜而貧困特甚何以賑卹河套之後大矣唐  
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顧爲巢穴以困我我失外  
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沍寒虜入套困關  
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於奔命乎朝廷  
馭將帥將帥馭士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囂聲

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  
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駐北  
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機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  
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產稱天府比歲不登  
至厪 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鏹而飢者弗療欲詣  
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猶  
陝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閱非旦夕所能  
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卒轅畜食  
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請於職方其何術以  
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  
夫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  
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略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  
柄不相攝爾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  
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  
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信乎談  
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游錄索叙於余因  
次序其語而歸之

送董令應召赴京序

今皇帝御文華殿慨然發奮思獲才賢更化致理  
乃命公卿臺諫論薦林壑之彥又驛召海內令長  
之才且賢者布列臺諫以廣聰明防壅闕之奸予  
邑侯晴谿董先生首應召命晴谿令吾邑三年矣  
勤勵肅敏政令明齊庭無逋事野無曠阡下上之  
情久而益練於是郡大夫謂晴谿才且賢藩臬大  
夫又謂晴谿才且賢繡斧命使又謂晴谿才且賢  
聞諸朝考功大夫御史中丞冢宰亦莫不謂晴谿  
才且賢也茲行也不爲臺史必爲諫官晴谿以其

爲令長者爲臺諫凡今急務皆晴谿所得言矣曩者晴谿述職京師余告之民隱而曰他日驛召爲言官得論天下事茲非其時耶三垂棘於羌胡江南憊於租稅中原腴於河防漕卒疲於輸輓湖南嶺表削於徭徭藩祿日廣武廕日繁校卒日驕官評日舛士論日淆文體日流於邪橫朋黨之論日起經營之役日新上下奢侈之風日益皆不可謂細事也矧欲恬養太平與民休息尤有進於此者孰非晴谿所得言乎昔之登津要顯赫一時者其心溫飽不能自樹其德業徃徃煙蒙草腐無聞於世然則余所望晴谿者不淺淺矣



叙海塘事畧

嘉靖乙未冬十月侍御西墅張君巡海上觀海曰  
此剝床之災也波亢于陸垠闕薄卑苟吝隄工閭  
殫爲海乃屬憲伯黃山焦君黃山亟發帑與人徒  
運土撻石且修且築閱兩月費僅二千金厚址峻  
防平齊固密於是郡邑大夫士庶頌之文章不謀  
同詞當是時余謂吏于民上者爲民造福乃其常  
職雖弗頌可也已而聞之乃有大異不然者余于  
是深歎夫任事之難矣西墅省方勤民風裁堅肅  
黃山瘁力肩心辰出酉入并食露蓋以身先民縣

令晴谿董君又能經理濶狹贍給百費下上相應  
共濟茲役可不爲難乎今觀茲錄雖壺漿簞食纖  
瑣必載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豈虛語哉方今海內  
之事大于此者多矣抑孰有任其責者事成則謗  
興不幸而不成則羣囂閔詆必欲中以危法如田  
寧徭寨雲中之役余未嘗不三歎息也夫君子之  
仕與居各求無愧而已仕者乾沒居者請寄交隱  
曲舉以罔輿情淆清議是衣冠之盜駟僧之流也  
余實耻之嗟乎吾徒所恃以無恐者惟青天白日  
耳非卓然特立獨行自信之君子烏足以語此哉

壽碧梧龔公序

嘉靖戊戌秋九月乙未西蜀碧梧龔公初壽周甲  
之辰冢嗣邑師石浦先生載欣且慶朋壽無疆陳  
牢肆箏鼓缶吹笙慈孝克容流聲海國惟時季秋  
萬寶堅密霄宇澄夷雲風爽霽白露黃花種種妍  
鮮稱茲壽獻門墻之彥素唯化端恩義孳乎合愛  
同敬相率問余言壽公辭再不獲余與石浦交迹  
踈而心習石浦履正好修醜利敦義口無佞詞面  
無忤色其守介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辱奚弗  
壽石浦坦懷降情近人約已薄覽寡聽難忤易親

其度恢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怨奚弗壽石浦  
朴行淳衷刻竒就質朗鑒玄思表裏相副其心粹  
如也以是事其親則莫我畏奚弗壽余又聞公孝  
友天至質任自然讀書明經能文詞不事眩暴中  
道卷懷晦時俟命用貽其子奮迅天衢譽浹鄉邦  
僉薦冠服內崇義方外獎恬遜凡石浦自樹之道  
皆公之教也奚弗壽父子相成允作允述是曰濟  
美繩武燕翼易占善慶書贊惠吉天不可矯人不  
可匿凡我朋交各慎爾術資父事君惟師資是即  
石浦壽公匪專家醢錫類作人庸建爾極

鄭省齋調笑集序

閩自常觀察之後文教始興至宋南遷而人才遂  
盛上下八郡入國朝而莆產爲尤盛若省齋鄭公  
又莆之良也公幼穎異無童心十歲援筆爲古文  
詞十六能治孝經爲疏解比冠德性溫明善蘊藉  
退然如不能至遇事是非人邪正義利不可即  
侃侃然自樹不肯隱面曲詞與世俗浮沉旣三試  
並高選蔚有聲聞益謙虛自勵大肆力於問學經  
史百氏書靡不究覽議論通古今時時傳以經義  
其爲文不謬於理昌於氣沉重典實不爲竒袤尖

麗險棘之詞且體裁渾健意味深永往復閱之不厭詩穩潤有唐人風致其瑣談詩話博而詳辯而不詭所謂華實相兼卓乎文行君子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由心生者也出焉弗情而枝葉益繁矣今之文類以艱深相喜可至或不能句讀否則剽陳言切切相摸襲否則泛濫於莊列老佛諸異端雜說君子考辭以徵德不特敝於文焉爾矣夫文未足以觀人夔不能文不失爲大賢行苟墮矣雖文如永欽歆雄奚貴焉余故先張公之行而文次之莆志謂公官不遇五品年僅逾四旬一時儒碩皆惜其學未盡用而位不滿德官評士論於是乎足徵矣公之子次山先生守吾郡靖共夙夜爲江南良二千石益以稱公之燕翼也

壽封君思竹錢翁七十序

嘉靖丁未封君思竹錢翁壽登七旬孟冬己未初  
度之辰也時胤子景山先生爲納言於留都迎翁  
拜壽曩余從景山遊余朴拙不宜於時景山獨能  
諒余謂余無他腸直好任已行一意耳已而余謫  
江干歸耕海曲出入五年景山時時唁余蓋相違  
無後言相逢無愧色者即余不能文顧不爲翁頌  
且禱乎翁姑蘇望族世業天官官於其鄉明霽通  
朗曉暢時務重然諾專以信義懷人人亦嚮慕翁  
翁每自恨不能以儒術起家夙夜教景山讀諸經

史爲古今文詞問寢過庭義方疊疊景山又能承  
順周旋檢身力學蚤有聞望比成進士令高安高  
安大治移令縉雲縉雲又大治召入銓曹歷諸司  
郎大夫益諒潔靖恭卓然自樹不屑俛仰依附人  
諸郎大夫皆自謂不及景山遠甚人以故知翁能  
教子景山報政書上最 勅封翁稽勲郎 廟典  
覃恩誥進封考功大夫篤實輝光上孚 宸宇制  
詞稱翁端方稱翁孝慎又稱翁鍾仁積善且願翁  
之壽而康也乃今翁愈俊健不近聲利恬然隱約  
樵牧耕漁惟意所適嘗曰父子交相成也兢兢顧  
名節景山得以展其忠勤無復繫慮此人間至樂  
百不可一得者翁怡享其盛晚福其可量乎昔余  
先人凡以育教漸磨不肖者皆不在翁後余獨不  
能立身揚名以爲先人光寵不孝孰甚焉繼自今  
勉自省惕庶幾無忝所生夾持之力尚有藉於景  
山也

合陽王氏世行錄序

相山王先生曩爲文選大夫余從之遊臭味相與也別且四年相見於和陽歡甚不信宿又別去南都南都與和陽江東西相望甚近書問時往來一日緘世行錄示余曰此吾家乘子宜爲序余素拙於詞藝相山意顧有在文不文非所論也叙曰西蜀合陽王氏世積淳謹力田修行愛遺鄉曲風流縉紳至於今可數而知者將十世矣乃今錄中所載處士名臣皆友民之壽俊國士之秀達而閨閤之內又能效勤蚕績致孝蘋蘩易稱積善餘慶如

王氏者非耶夫累締於先敷遺於後發祥受祉濟  
美象賢信順不讐左契斯允非直人理盖有天道  
焉相山固王氏之良也約已堅貞遇人方毅簡學  
中秘效政三曹爾乃秉銓標鑑高朗清平望實兼  
收賢愚無滯拯良抑競任怨却恩義色昌辭雅仗  
名節王氏百年之積寔於相山發之余嘗怪夫古  
今英雋之士類經險夷蒙毀譽苟先勁後回一敗  
塗地遂使讒冒之口得爲知言豈不悲哉相山行  
潔珪瑜而心孚天日固確乎不可拔者念爾先猷  
永茲世德庇其宗姓而授之儀刑光啓之功未可  
量也嗟乎貽孫者以燕翼爲慈念祖者以鳩宗爲  
孝孰非人孫孰非人祖觀斯錄也可以發深省矣



淘涇劉氏家乘序

淘涇劉氏先封君母家也余童子時聞先封君言  
劉氏舊德甚詳已而與其父兄子弟相往來觀其  
積書遺稿益見劉氏之盛自大梁來家于海上世  
有聞人云景儀贈君倜儻濶達有德于鄉人小贈  
君偉度博施修內行御史君好奇節任氣矯時盡  
友海內名士緩齋蘿雲篤行耽經博觀外家語與  
御史兄弟三人皆能文章蘭畹最孝友朴厚無他  
腸憲副公簡恭醇諒凝澹自將辭受出處大節皎  
然郎中君不屑曲謹事繼母極順孝雲巢晚年益

修勵端飭爲詩歌雖不及御史輩俊贍然深郁有  
意味工部君與余同舉進士其潔廉無私方果有  
負荷余不能及也邑人皆稱劉氏多賢爲著族信  
然乃其宗子學諭君模悼念先猷損益舊譜爲本  
支表仕隱志詩文略凡三卷題曰劉氏家乘問序  
於余余閱之再三蓋良譜也夫世系之官廢而仁  
孝之道衰矣表本支者教仁孝也踈而戚遠而近  
萬殊而一本也然而勸戒之義微矣不可無仕隱  
志志不可誣終之以詩文畧而文獻足徵矣劉氏  
之譜凡幾修茲詳而有法良譜也余家與梅園之  
費苞溪之李淘涇之劉世爲甥舅之族入國朝而  
詩書簪紱劉氏爲最盛又其子孫益繁以昌天亢  
厥宗非偶然者耕田讀書以善爾身詣爾族無隕  
爾世澤孰非爾子若孫之責苟其利健訐窳表不  
自顧愛羞而祖考孰甚焉昔人有言門高族盛繼  
取爭指登斯乘者慎哉慎哉書旣成其族子棟輩  
請梓之且益義田收族余舅干湖先生嘗稱棟爲  
良子弟工部之子外今爲兵部郎中學諭君之子  
燭爲南道御史御史學於余於先大母爲從姪孫  
兵部余姊出也

恩光錄後序

余讀恩光錄見國家待士之禮張官之義卿大夫士推賢讓能相觀爲善之美而淺齋魏公之所以效忠於國致孝於家取信於友者皆於是乎足徵矣公初爲御史巡留畿東四郡摧豪拊弱政有張弛剡薦鐫暴必傳公議比省大工利孔百出公以廉靖莅之不爲苛細矯激而內外諸乾沒者皆知歛戢已而秉鉞出鎮開府汴城承大祲之後民不聊生公夙夜憂勞愛人節用請寄干乞一切謝絕務寧輯其人民會有虜寇羽書交馳議者不察欲

大鳩河南北之兵以備虜將謂鴈門太原上黨中  
山諸鎮皆不足恃至以雲中督府兼領趙魏梁宋  
齊魯數千里之地誠事指揮呼吸間耳方畧顧如  
是哉公曉暢機宜示以鎮靜稍練勁卒扼其險要  
民無恇惑虜亦退去使公牽於文法曲計利害索  
賦哀財民必大困不俟虜至而內憂斯棘矣此豈  
可與尋常功名之士論巧拙課殿最耶公忠孝大  
節信於善類凡以荷國恩而綿家慶者所謂篤實  
輝光闇然日章素所蓄積然也抑余又聞之洪武  
宣德中宰執諸公任職最久或二十年或三四十  
年類多剛毅木訥直已行一意不屑低回俛仰游  
聲譽正統以後議論日滋大抵雍容遜約抑已下  
人然竟不免於短長之口 孝皇御極不欲以浮  
言進退人人亦能自樹立當是時人懷諭訛之耻  
其涵養培植有自來矣迨至正德佞幸雖迭用事  
而端人正士益奮勵爭自檢飭何也以其所中傷  
人者直敗其官不敗其名也乃今又異於昔矣自  
非特立獨行正氣足以矯時含章係美沉機足以  
藏用安能不沮不渝不失其素履也是故紹前修  
之矩矱而懸後進之型模吾於公得之矣

碧霄翔鳳詩卷序

胡子文澄質敏而才贍志潔而行端與余遊余竒愛之乃嘉靖丁酉比賢者謂胡子文章精強秀達宜與韓歐董賈爭驅登之薦書進南宮對明光廸官政有日矣茲行也其內外戚友繪碧霄翔鳳圖聲諸詩歌送之長谷之湄問所以贈文澄者余好讀古經疏得鳳之說蓋成周而上鳳三見焉天倪溱溱帝武于落葆玄贊靈烟煜磅礴經綸無章變化有確不邁不虞淵焉夷莫時則有若巢阿之鳳會丁數術世際天中七聖一堂萬幾九功川珠山

玉梓樸金鎔乾坤訴合人物休融時則有若儀庭  
之鳳承箕千載秉鉞四征威戡惠燮禮備樂盈卷  
阿登吉園土蠲刑二南六典化協文明時則有若  
鳴岐之鳳秦漢以降僞妄滋煩或投按以其君或  
竊倫以矜已或比壤而驟集或匝月而邇來徒存  
史牒吾無取焉天老曰鳳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  
四海文澄固東國之良也 今皇帝虚心晝接撻  
武綏文字內晏然無金革旱澇飢饉之憂譬之大  
明麗天溍雰偃霄萬邦快覩文澄戢翮中林矯翥  
上國蔽日傳天名與時值温日崇梧志與事適豈  
特谷鶯木遷溟鵬水擊云爾乎哉文澄益檢其身  
益勤懋其問學以養其心以益進其德以廣其才  
以無負鄉曲之譽儔彼三鳳媚茲一人所謂將飛  
得羽應圖協瑞表世觀人在子而已不然小人汝  
嚇君子汝詰有鳳之名無鳳之實文澄行矣慎哉  
慎哉

贈太宰兩洲王公改大司馬叅贊機務叙

安成兩洲王公自少宰出留都爲宗伯進太宰再  
上疏乞致仕不得去改大司馬叅贊機務益堅臥  
不肯起又上疏乞致仕留都諸公卿日夕強公出  
視事公不聽於是諸公卿謂某嘗爲公屬吏辱公  
知亦知公宜有文字爲公賀且述諸公卿留公之  
意余惟公之求去與諸公卿之留公皆縉紳盛節  
然出處之微權與君臣之大義輕重甚明恐未可  
以肥遯爲高蹈猷裕爲濡跡也公鍾英周岳蓄德  
商岩早與計偕過就黻席湘楚之間由其模範不

唐文靖之在華亭蘇湖之有安定矣既登南省筮  
仕西曹遂移宰屬總領銓司善類蒙辜抗章滌雪  
儉徒干紀累疏糾繩尋遷太僕旋入奉常衆皆傾  
心人亦側目公居其間和不流貞而不諛雖不  
履其危機亦竟被其巧擠出藩閩中晉轄嶺表緩  
刑尚德節用愛人珊瑚犀角大貝南金衆所易染  
公無私焉已而撫鎮鄖襄安輯流冗會有妄男子  
者挾張角之術飾王郎之詐公沉機曲算不動聲  
色生縛渠魁亟散支黨下縣巨豪二三相倚借交  
藏命寔繁有徒官府因循幸且無事虎翼鴟張漸  
不可制公召而諭之伏地請罪淵藪羣情一時解  
散由是威行惠浹簡武興農鄉有委積之儲野無  
寇攘之警曾是險區遂成樂土迨董舟師屏我南  
國草竊奸宄驚擾畿甸公曰芽蘖弗剪將尋斧柯  
請兵誅討約束堅明師徒用命殲其狡獪盡爲鯨  
鯢宥其染汗皆歸畎畝顯庸隱德蓋兼有之欣飛  
方還轉卿大理嚴必用情恕不刑法書曰恤刑詩  
言淑問公之謂也爰有召命少宰還朝臧否三銓  
進退百辟恩不歸已怨不避人桃李在公門庭如  
水秦誓休休臯謨采采公奚歉焉久之拜宗伯歷



冢宰典禮修明務崇儉節賢愚畏慕爭自濯磨邇  
綰留鑰參機務地望愈尊而職任愈重矣說者皆  
謂留都視唐東都宋西京豈其然哉舟車水陸之  
途遠於秦梁宮府吏士之富備于嵩洛先朝監以  
儲皇副以名弼意可知也昔元之衰也隙始于江  
淮秦之敝也難發乎吳越今之倚賴于公亦猶畢  
公以太師司馬保釐成周乃所以寧一人而康四  
海也公孝友足以行仁清方足以明義果毅足以  
樹功豈弟足以種德槩其素履先後弗渝擬諸黃  
裳表裏相稱此尤未足以盡公之用顧乃九命滋

恭三錫固遜其何以答

聖明之注簡僉同之推

讓乎古之大臣去國者不得於君則去得於君不  
得行其道則去得行其道而年力有所不逮則去  
公於此三者無一焉胡爲若是愬然也嗟乎周公  
不見信於召伯召伯求去周公留之疊疊千言召  
伯曾無一言相答然亦竟爲周公所留不去再相  
兩朝歷數十年近日名臣如忠肅端毅端肅三太  
宰亦豈能盡信於人然昔年躋八表尚在政府公  
所知也公其察周公召伯之心而觀忠肅端毅端  
肅三太宰之迹其於去留之際可以沛然無罣礙

矣

苞溪李氏宗譜序

江南之李其族大者皆祖南唐或遂祖唐展轉附會失真惟吾邑苞溪之李實推胄族敦悅詩禮世濟其休自伯翼始居苞溪伯翼之子原白以賢良方正起家郡副總管清白有吏績尋遷平江水軍都萬戶萬戶之孫孟璿仲璣季衡皆有文行長陵時孟璿被薦爲二郡訓導予家所藏書尚有南莊先生題墨南莊即孟璿也季衡之子景孟舉明經進士爲莆田尹慷慨修潔莆田之子滂亦以明經舉于鄉行業雖未及其父其令蒼梧才諳幹局亦

有可稱述者蒼梧之孫儒烈舉進士有名諸族人類多殖學耕田無忝世澤故苞溪之李與陶涇之劉梅園之費璵城之陸之王水南之馮皆號望族而李之後人視數家尤爲秀發矣予王大父少釁於難寔保育於李予王父提舉府君李出也百餘年間予家與李男女五姻矣予先封君嘗爲予言李之先禔甚詳予嘗屢造李氏之廬見其父兄子弟有禮讓阡陌中循循如庠序然非蓄累積漸之久其能然耶伯翼七世孫廷珮悼念先德斷自伯翼始爲譜以示族人質而悉善善而不誣本支有叙而不相遠庶幾乎宗法矣譜成授序於予予惟仁孝之心根于天性然中人以下非有所感發警省或遂因循隕落故爲譜以示族人所以教仁孝也嗚呼李氏家苞溪今九世幾百人其初固一人也能以一人視一族者乃可謂賢譜念祖貽孫睦族之道胥此焉在矣

雲巢省錄序

先封君嘗言詩言志志發乎情而不謬於禮義詩  
 即工矣唐虞時詩往往颺之歌謠至於中古盛矣  
 然不闕於音韻上下五百餘年詩之存者三百篇  
 三百篇中周公之作最多亦不過十七篇太史公  
 稱周公能詩歌者此也漢魏以後作者益衆就其  
 善者庶幾變風雅矣唐初始尚偶律然沉鬱悠婉  
 詞外有餘味宋即議論多而風致衰矣元雄宕慷  
 慨可喜而或病其狃豈氣運然耶明興專以經術  
 取士士以故多不能詩自宋方諸公至近世中州

何李名能於詩矣其與前代大抵殊科小子識之  
詩言之成章者也詩匪其志僞言也言僞而行弗  
僞者鮮矣小子識之余結髮業明經既舉進士學  
殖益落不能詩詩之工弗工亦不能辨然讀他人  
詩未嘗不知其性情先封君之教爾矣雲巢劉先  
生先封君母家兄也出名族惇說詩禮操行長厚  
晚年益進德有古懿戒風其發之詩歌不屑爲恢  
竒新麗巧玩之詞而平正深郁可詠歎殆其性情  
然也鄉先生戴雙湖氏廉直慎許可亟稱雲巢詩  
可刻云

送姊丈錢汝冲序

余聞之董生曰守令民之師帥蓋教養萃焉士筮  
仕得居師帥之地可教養斯民勢不爲易乎方今  
民困於財化尼不行雖明敏仁厚之士不久任不  
得行其志時不爲難乎夫勢易可喜也時難可憂  
也達其難易之故而不動其憂喜之情將不爲良  
吏乎吾儕未遇坐誦詩書斐然皆有志於民及官  
之徃徃取吝於有司貽譏於君子此其故何也情  
蔽之也蔽於喜者見其易不見其難於是乎尚竒  
蔽於憂者見其難不見其易於是乎習故尚竒則

見小欲速之累多習故則赴功裕俗之意淺欲其  
爲民造福不可得矣善爲政者不以時勢爲難易  
不以難易爲憂喜夫喜不以易則思業乎其官而  
所操者爲難致之勢憂不以難則思通乎其變而  
所值者爲易乘之時故曰謂易匪易略之則難謂  
難非難圖之則易錢子所宰圻縣也民僎父母國  
賴股肱可弗是思乎錢子色溫而言厲中方而外  
馴明不以察物而介足以容人授之以政宜無不  
達者區區難易之說於錢子何加焉錢子於余懿  
親密友恩義兼之苟不以余言爲少而有取焉余  
又以知錢子之優於天下也

送湖東廖先生令文昌序

代孫朴居作

聖天子綏世厚生懋簡人牧罔有遐邇惟時湖東  
廖先生以海鹽學諭膺文昌之命行有日矣鄭子  
室甫先生弟子也乞言於余以爲別夫行以言贈  
有文采者類能之室甫獨以屬余其容無辭以對  
余惟唐虞三代以來設官分職凡以爲民縣之有  
令尤勢近而情接者視之爲父母尊之爲師帥懷  
柔安輯之恩董正訓飭之義孰非令之責也余嘗  
以繡斧之役往來嶺表出羊城而西渡龍江逾高  
涼抵合浦登石門遵桂海之濱南望吉陽而訪諸

吏民蓋文昌之俗質而教儉而勤生有兼葭蟋蟀  
之風去京師雖萬里殆未可以島居卉服論也顧  
所以治之者何如耳湖東志專而業邃詞直而行  
方躍然有意於聖賢之學今茲試焉不求諸人求  
諸已不求諸迹求諸心通變宜民有餘地矣彼徒  
剪剪焉汨沒於簿書期會米鹽獄訟瑣屑之務者  
俗吏也日相尋於水涯山嶠之間以爲流連曠達  
足以動風聲而留勝譽者通吏也恃才能好奇使  
氣進退揚揚上下不相蒙者傲吏也芻狗魚肉其  
人民者猛吏也柳子厚所謂受直怠事又從而盜  
之者黷吏也俗吏之政冗以棘通吏之政濶以弛  
傲吏之政險以懷猛與黷者又不足言矣余昔筮  
仕令旌德惴焉惟此之懼也有一於此雖齊魯不  
能治湖東勉乎哉余與湖東臭味相求久矣於其  
行也能無望乎若夫推擠牯合之交清濁淹速之  
遇義命存焉有非今日所宜道也是爲序



送西川沈先生任交府序

曉也遠吾父得見友吾父者吾能弗事之云乎曉  
也不逮吾祖得見師吾祖者吾能弗事之云乎西  
川沈先生師吾祖者幾年友吾父者幾年其寓京  
師也曉也未嘗以凡禮謁之曰先生於吾祖也將  
弗有子道乎於吾父也將弗有兄道乎曉也烏得  
以凡禮謁之先生於曉也亦然旦旦而撫之纖纖  
而詔之曰而祖吾師也而父吾友也吾於而也有  
三世之好焉吾弗能視而也猶其視而祖而父也  
而祖而父純誠朴直而濟之以文章而祖欽欽如

也而父侃侃如也而且仕而能無念而祖而父乎  
蓋先生於曉也亦未嘗以恒情畜之也夫謁之不  
以凡禮也于上之交不爲諂也畜之不以恒情也  
于下之交不爲瀆也衷之所繫者重則其分自合  
也澤之所留者遠則其望自厚也感之以重繫之  
衷而激之以遠留之澤緣其祖父之懷而重以師  
友之託是有真德實意存焉非徒僞貌飾詞區區  
一時相遇之殷而已先生今且去其能相釋乎先  
生于世淡然今其官亦甚簡然亦不可謂無好禮  
樂善之責試委事焉志或得行而可以無長沙江  
都之歎斯已矣否則東海之濱亦足以自老而胡  
僕僕然勤動爲哉此固先生之志也曉也聞吾父  
北來理舟有日先生行且遇諸途其爲我報曰曉  
也食粟而已幸無恙

壽平湖孫母六十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甲辰平湖孫母倪孺人壽三百六十甲子倪之宗人相率問壽于海上大笠生大笠生曰禮有內則女無外聞余何以爲壽雖然余聞之先封君嘗言倪都運公清白吏也其溫厚篤謹醇亮不渝殆過張汀州乃其子實庵學成竟弗效母固都運公孫也其夙閑陰禮是曰淑女宜壽又聞之案山子嘗言我孫之宗遠矣至朴翁起家進士爲名御史我伯兄務力田畜魏儉邠勤鄉閭中稱長者旣饒高貲益卑歛飭乃其春耕秋賽

刈葛求桑男女效績高閭言言內助不可誣也是  
曰令妻宜壽余又交于母之子聞之母未老而傳  
也冢胤折節讀書義程自好矜弱扶傷施歛有節  
仲子亦馴雅嚮學友恭相濟並遊太學臚仕有期  
明經崔訓良朋湛交孰非教也是曰賢母宜壽夫  
觀母觀其子觀婦觀其夫觀女觀其族姓母有三  
德焉壽未可量也倪之宗人皆曰大笠生之言然  
哉然哉請書爲壽

送環峰宋憲副序

三衢環峰宋君筮仕秋官郎明罰勅法稱才大夫  
已而錄囚于粵奏讞平允君子曰書言恤刑詩稱  
淑問環峰有焉比出守太平孜孜求莫曰率羣屬  
兢惕集事拊順摧頑平繇簡訟聲冠江左君子又  
曰周民父母漢吏循良於今見之余以坳牧行役  
至姑熟歷諸下縣見其士民忻忻然皆言太守善  
教養我考其牧政圉人安輯駮牝成羣揆諸所聞  
非譽言矣環峰聲實交孚撫臺監使薦疏凡六上  
下天官卿大夫不俟環峰詣省課最擬晉河南憲

副夫河南爲天下中土恒華嵩岳河洛滎波拱抱  
滎淮引燕趙控秦晉邇者虜窺郊甸其屏翰翼擁  
眎山西東憲副官高統文武吏士時平則申畫慎  
固羽書或至得秉鉞臨戎兼干城心腹之寄方今  
廟謨令股肱耳目諸臣各舉異才共圖亨屯濟蹇  
之業環峰茲遷蓋不徒循資采望一轉階級而已  
夫多士濟濟莫盛於周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惟其  
所使環峰才器雄雋學討純邃展其馮翼孝德之  
資而效經常權變之用奚施不可况當宁拊髀之  
時羣公推轂之日環峰得無惕然奮庸懋樹勲猷  
以抒發其素所積蓄者乎夫太平南圻劇郡水陸  
孔道最難治環峰治郡不大聲色而政行化洽績  
用有成如此率是以往任重道遠未可量也當塗  
令李君索贈言書以歸之

送郡太守次山鄭公述職序

郡太守次山鄭公之朝 天子也余庠師黃子林子率余友百六十人送之屬言於余余惟古岳牧長伯各有分土爲天子撫循其民人至秦罷封建置守守之權益輕漢人稍知優重故其時多賢二千石夫二千石賢非直嚴律致法喜事紛更爲也年穀時熟則賢境內盜賊息則賢豪強戢不敢武斷鄉曲則賢催科有藝無逋賦則賢吏能無深禍肆其欺負則賢寮案坐堂寅恭相協競修其職業則賢下邑長吏有治蹟則賢賢操士大夫能以禮

下之則賢學宮飭士興于學則賢凡此數者公皆有之浙東西太守公稱爲賢已監司巡御史有薦書冢宰考功大夫有最課余何言余何言雖然古之贈言利其益今之贈言其其諛公非其諛者也今天子夙夜求莫太守賢如公必召見問民所疾苦公其曰臣待罪二千石賴 皇帝仁覆歲比大稔顧穀賤甚傷農農有穀十五鍾售白金一斤制地征者視地歲增歛白金抵穀即穀賦十二白金賦乃十五矣以故農盡其穀售白金給公輸明年夏秋間食不給即金多得穀益少其勢不得不折而入于富有力居積者東海之役豈惟捍海鹽海鹽決浙以西財賦之區不能田臣日夜經理有端緒文法拘持不能遂比日役千夫率正役一日加役又一日又緩急失次耗費且無益臣七邑兩稅近百萬壤則錯出通計八百科有奇雖慧者不能詳矧茲愚民當巧弄胥吏貧粥產者又展轉輕重積空稅不能支即流亡且累里中人臣日夜計會庶幾畫一可調劑上吏按籍稱故事旋議旋罷惟茲三事惟 聖明留意亟下司徒司空圖可以貽經久佐小民者 天子誠允公言公即留於朝博

利遺余郡中矣忠乎君而樂乎善余非公誰望哉

送夏侯月川先生述職序

余往來村落間見鄉人作業甚苦國家歲征其十  
二以奉吏以爲非吏則民爭且亂雖民亦以爲吏  
我治也故未滌場即日夜思給公輸公輸給乃計  
其餘以爲父兄弟一歲衣食吉凶百費即不贍  
轉貸傭保勤動終其身不厭糟糠不敢缺公輸而  
吏於民上者乃或芻狗魚肉其民不然則飾體貌  
游聲譽養望待遷視官如傳舍不然則屈首簿書  
米鹽獄訟間幸無逋事得避上官督過罔最書足  
矣故肯爲民深長思者夏侯月川先生來莅於茲



以經術自輔略武健溫恭靜密閔焉如弗勝行之  
暮年政教甚設余父兄子弟皆謂侯賢侯已余獨  
謂侯之賢不在此此未足爲侯賢也余鄉人苦里  
役聖後即坊市中尤苦一人應後家十人不得息  
耗費亦稱是以故富有力者不計市胥史胥史亦  
利富有力者與之上下手如鬼蜮然雖吏清平有  
幹局者亦以爲籍更十年此直他日事徃徃不能  
盡力致法無私民以故益巧弄漸靡比均力政時  
富有力者多免後亦在鄉不在坊市中矣侯初至  
叅伍善問盡知富有力者主名起居及田宅蓄積  
上下不爽銖兩既授後者亦無怨言徃時貧不支  
者得解後頓首階下歡呼去又通境內產口授受  
後者必均平無多寡後坊市中者益與竒羨以裨  
其苦籍既定竟無能爲奸利欺負者此侯爲我父  
兄子弟深長思非特塞坐課完考而已貧者得休  
養滋其生力富有力者雖後亦未至於貧不能支  
侯雖賢驛召以去利固在我父兄子弟也惠孰大  
焉侯茲朝於京師寮友許君輩徵余言贈侯也侯  
行矣吾邑東海之後四十九科之稅侯嘗經理上  
吏弗能察也 今聖天子愛養元元問民所疾苦

侯宜亟聞於上以終惠我父兄子弟許君輩亦能  
守其畫一以待侯之歸也是爲叙

壽少尹謝三溪七十序

曩余請告歸耕海曲聞平湖少尹三溪謝君善譽  
平湖吾邑所割大易鄉地相去不百里而近以故  
謝君常至海上問余郡太守次山鄭公知三溪凡  
鄰邑徭賦不均兩詞不能決者輒付三溪次山亦  
時時令三溪造吾廬也乃別去者幾二十年茲其  
胤子奎封緘書走价千里言嚴君年躋古稀三月  
十有一日其初度之辰也敢乞一言爲壽余惟兩  
生學文修行就養無方歆受家慶綏篤天祉陳牢  
肆鞀鼓缶吹笙宗姻里黨充間盈席惟時季春乾

坤訴合人物休融慈孝濟美情景相適詩曰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斯之謂矣余聞三溪善視其親調  
甘嘗藥愛敬懇摯慎終追遠必傳古禮和戢伯仲  
繼述家訓考叙譜係褒表幽貞尊祖收族曲盡恩  
義即有怨怒弗藏弗宿視讐如德坦然平施其修  
於家者如此若乃慷慨奮發見義必爲在南雍有  
上守臣平賊書在中都有上撫臺賑災書謁選至  
京師又有敷陳王道疏雖未得盡行其言而其卓  
犖雄偉固爲憐才下士者所歎賞矣其佐理平湖  
大抵柔細民忤大吏摧強族擒黠盜果於幹濟馳  
於俛仰以故竟爲忌者所中傷雖次山昭雪而覆  
護之曾不得轉一階以去余乃知小人之能妨賢  
而君子之不能庇其類也三溪既歸志量不衰辛  
丑壬寅間北虜猖獗條上十事爲銀臺所格庚戌  
冬陶侍御募兵江北又兩上書條列戰守區畫兵  
餉皆有識略侍御見而竒之若三溪者其孝思義  
槩殆不可及語曰仁者壽外家書言氣壯者壽三  
溪履平康安適之時而有冬日夏雲之意當憂愁  
抑鬱之際而有掉頭舒嘯之風處山林遲暮之年  
而有鷹揚馬革之志所謂仁而氣且壯者非耶其

壽固未可量也聚百順以悅其親奎與封也尚其  
懋諸是爲序

送劉唐巖太守擢憲序

項少溪代作

余官京師從松臯先生游詳其家世文學之盛心  
竊慕之及觀國野紀聞又知公之所由大其門者  
皆襄毅用兵衛民之遺也嗣出留都聞唐巖劉公  
能世其家名稱籍甚未嘗不想見其人會郡太守  
員缺朝命簡公來守茲土公甫下車閔旱爲災痛  
自抑損齋居露禱浹旬不懈民賴以濟他如課士  
惠民節財措刑諸凡善政不可殫述郡之父老子  
弟嘖嘖稱太守賢至不閱載而貞介之操端方之  
器明敏之才薦剡以不一書人謂古之循良不是

過也會夷寇江南飛書日至郡人習耳目玩不爲虞公曰激乍寧紹聲勢聯絡其漸可憂即一旦有警誰以支之迺發公帑造戰艦簡水卒儲餉犒請客兵詰戎器事甫就緒而寇至屬邑公調兵擊却之未幾趨薄郡城郡中震恐莫知所爲公徐不爲動鼓新集之兵作勇敢之氣南下而斬其酋東出而殲其傑兩戰皆捷城賴以完嗣是激乍連營屢獻戎馘鹽湖列鎮累送俘囚皆公豫爲之助也且嘉郡東瀕海口名爲殷饒而實不副之比歲飢饉加以師旅值開府用兵百費俱起萬灶咸集益以城守之築塞堡之設宜民之財力就匱且疲也而公盡心區畫不厭勤勞不惜異同不順苛指雖有不得盡行其志者終不少變其初惟躬自儉約委曲經理無巨細煩瑣悉出其手所謂視國之事猶已之事惜民之財猶已之財寔公之心也以是兵興三年士民安堵不復知有兵革之擾非有淵源之漸世德之求烏能致此哉余承乏淮北夷寇之虞不逮江南遠甚其獲免罪戾者賢宥屬之力居多况吳越之變寔大且久微公孰與匡之余意爲鄉曲計者擬公考最增秩留守茲土造福生民而

簡書適至擢憲全浙說者謂公出守五載屢遭事  
變身經歷戰保全東南根本而循資略轉未足以  
稱其報得非當事以公在浙日久練達機宜况烽  
火未息鎖鑰吳門非公不可甫爾量移以俟柄用  
耶公蒞官有日門下士謝誥等感造就之恩懷如  
山之戴不遠千里倩余言爲別介項甥篤周請之  
余佩公父母斯民之德爲厚知公文章政事爲詳  
故以所慕許氏世德歸之而襄毅之所由大其門  
者尤公所當留意也若夫降澤之殷奏功之懋秉  
介之卓故能所居民阜所去見思行將國史傳之  
野志紀之間巷歌詠之余何暇于贅詞哉是爲贈

賀提督漕運總兵鎮遠侯平溪顧公簡授總督京營戎政帳詞并序

竊以京師為四方之極貴居重而馭輕元帥領九  
伐之權實安內而攘外遴選難於克稱倚任尚於  
能專若非文武兼資名實並著即使登壇而授鉞  
豈能制閫而運籌洪惟我朝始焉分五軍以隸五  
府既而合三營以肄團營會豐亨豫大之時昧濟  
蹇利屯之計師律遂廢凱績無聞伏惟我 皇上  
勇智天錫聖武日昭煥乎鼎新毅然革故謂書重  
世臣之選盟府可傳謂詩壯元老之猷簡書具在

聿求長子爰得丈人恭惟門下弓冶箕裘閑家無  
悔山河礪帶與國咸休先武毅公奮跡江都長驅  
粵徼開國之勲庸旣懋靖難之翊戴尤勤漢室通  
侯周家列爵淵源有自奕葉相傳襄慈清慎肅恭  
榮靖明慈允懿逮至門下承鴻貽燕翼之謀展鷹  
揚豹變之略廉明本之孝友宏達濟以端方綰鑰  
留都布東釐之惠推轂嶺表紆南顧之憂督漕者  
三一肩行李入朝者七兩袖清風豈惟保障於江  
淮抑亦儀刑於寮案舟車所至每懷汲汲之私倉  
庾旣盈甫奏陳陳之粟適承咨命遂拜俞音上將  
騰耀式睹九天之象緯星軺夙駕竟迴三月之樓  
船 聖明拊髀之思公卿連茹之義胥得之矣牙  
璋玉節行看劍珮之光鳳闕龍城坐擁金湯之固  
籌策足媿元凱忠順不亞汾陽徵泮水之章見魯  
侯之無忝列祖考漢滸之雅知穆公之克稱英孫  
赫赫厥聲而濯濯厥靈內叅廟算穆穆在上而明  
明在下外靖邊塵蓋自是高宗無慮甲冑之起戎  
而重華不患蠻夷之滑夏矣某等或寅恭朝夕念  
切金蘭或符璽後先誼同衣鉢攀留無計傾遡徒  
勤謹獻鄙言爰申微悃



詞曰貔貅萬隊桓桓敵王愾共羨元戎白髮丹心  
九重簡在從此轅門台府將相和調一匡宇內何  
須讓平勃蕭曹勲名等輩 降醜呼韓塞笞凶慙  
中行輩看軍令分明閃朱旗總天地風雲檠柳營  
到處春耕金城晏然秋塞吉夢協熊羆宗祊還百  
代 右調帝臺春

送沈龍山詞并序

伏以有過必改聖王休復之仁無言不讐君子孫  
膚之節方陽德之雲蒸適善類之茅拔豈謂一人  
進退今是而昨非寔惟四海聽觀大來而小徃恭  
惟龍山沈先生豈弟肅明溫恭粹恪文章重於金  
石行藝潔於珪璋不吐剛而茹柔義形于色匪澄  
清而撓濁性根于心漸鴻翼于西南附龍光于咫  
尺清寺展廟廊之禮鬼神享之黃門歷文武之科  
鳳凰鳴矣十旬九䟽雲中經略尤竒一表千言嫠  
源情狀畢露大奸距脫遠甸鸞棲政不拙於催科

心更勞於撫字唐羅漢卓孰云非百里之才蜀錦  
梁瓊信乎稱十朋之器勿傳江滸之命切睠海濱  
之民傾邈何如攀留不可伏願益勵丹心愈堅素  
節或隊諸淵加諸膝也夷險何尤誰先之咷後之  
笑焉義命無隕仁聲已著而應務貴精曠度旣醇  
而藏機尚密勿以藩垣而遺宮闕之念勿以樽俎  
而忘軍旅之圖登台鼎之司必開賢路享輿餐之  
奉必隱民情允惟社稷之臣寧徒温飽之計蕪詞  
有盡厚望無窮

詞曰桃花岸岸春水生江流折折春潮平樓船送  
君發簫鼓一尊酒萬里情莫負天王此聖明 繞  
繞薇垣紫氣橫挈壺夜夜奏天閔孤臣收拔真非  
偶懲羸豕薦茅蕘由來吾道利艱貞

虹橋鄭氏譜略

嗚呼予少侍先封君及諸叔祖聞予上世本開封人從宋南遷渡江至浙西家於海鹽南海上其泉鄉去城五里今祖墓其初宅也勝國時有諱元璠元琰二公以學行知兵顯名官至總管別駕當是時方國珍張士誠往來海中爲寇二公率鄉兵禦之不能爲害鄉人皆信嚮二公 明興歸附後時幾及於難會二公卒得免顧宗人衆盛田連阡陌不能盡就編爨洪武初大治江南豪右逮詔獄者近百人惟予始祖諱澤字士洪支子馴善謫戍宣

德府故譜牒散失無所於考直祖士洪爲始云士  
洪淳謹愿恪脩行義鄉人又復信嚮士洪士洪稍  
輯遺業累資數萬金城中邸租歲數百金積書萬  
卷配胡氏生三子長諱璿字伯璣次仲明失其諱  
次諱震字季聲伯璣配梅園費氏守內則庭幃肅  
然生二子長諱讓字克恭號信庵次諱謹字存敬  
女一適贈監察御史劉景儀仲子伯璣博學通達  
今古事卓犖有幹濟材以計脫戍籍信庵幼失父  
母里中王姓者亦大族見信庵弱巧中竒禍乃以  
桐鄉人籍戍宣德者謂予家故籍信庵竟以此破  
家時長水李孟璿先生以經明行修徵爲汝寧訓  
導謂鄭故名族乃以子妻信庵信庵端慎簡重謹  
厚寡默即貧乏磊落不妄取予卒年七十二李太  
安人孝順秉禮年八十五卒生一子諱延字世昌  
學者稱爲東谷先生配陶涇劉氏贈君孫女也東  
谷博讀五經諸史諸文集及外家小說書性耿介  
直毅端諒嚴冬盛暑衣冠危坐飲食造次必依於  
禮善楷書所著詩文三十卷燬於回祿郡邑中舊  
儒家及僧寺多有存者生徒從學先後五百餘人  
登科貢者百餘人諸生仕通顯至髮白時時來拜

墓予少時尚及見之以選貢入太學授廣東市舶副提舉卒於官年五十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配劉氏儉勤孝敬深舟淺泳以佐東谷年五十卒贈夫人東谷時有側室郁氏不復謀繼室存敬四子長諱遠字世明號守朴次諱迂字世貞號愚直次諱達字世達號朽庵次諱邈字世蕃號樂善守朴坦直喜清談好酒年七十三卒配陸氏先封君迎而養之終其身二子曰珪曰璧亦好酒有田數頃盡償酒價俱無後愚直有心計不屑人後卒年六十七配彭氏朽庵好學能詩文卒年六十九配陳氏無後有屋值百金粥之與二女樂善天性敦實多藝口不言人過卒年八十配五羊黃氏卒年八十五東谷三子長即先君諱儒泰字亨道號吾核封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孝友純至操行端貞臨財無苟得遇禍不苟避勤儉恭慎終始一節賑貧恤孤絕其分少無吝色凡葬殮婚嫁三族之親百餘人年十六時從東谷廣東海寧人有爲巡檢者其繼妻携前夫女嫁巡檢巡檢旣滿欲汙其女妻不肯從乃挈白金十五斤與女倩居市舶官舍乘間泣訴先君曰

吾此女并此金付公子幸爲我毒此老賊先君不肯曰我留若金尔撫若女巡檢妻又百方置毒毒巡檢先君輒先覺止之又不可告巡檢巡檢將歸先君謂尔老矣女且少又有囊中物道途恐不利盍且寓吾舍移書呼尔子爲尔女求一婿來此配尔女奉尔歸可無他慮巡檢意頗悟即泣下從先君言逾半年子果携一婿來旣成婚先君盡出昔所晉金付巡檢歸比先君歸巡檢夫妻子母女及婿相率來拜先君先君竟不言予家有老媪嫁爲栢氏婦者其父母嘗從在廣東此媪生于廣東年且八十餘謂予曰郎君輩有今日大爹積陰隲也媪呼先君爲大爹云先君能默誦五經性理好觀歷代史不曲記至治亂興衰大事歷歷能言又能口說本朝典故卒年六十九配費氏高祖妣孫女建寧縣令琦之女也封安人贈夫人閑靖貞約每以不及事舅姑爲憾歲時節序愍息必躬潔牲殺不假手於妯娌子婦家業日裕布初荆笄不事華飾卒年六十一先君二弟儒恒字存道美丰姿善楷書聘知州仲公孫女納幣費二百金未娶而卒仲欲返幣先君泣曰吾不忍竟不受儒晉字敷道

配王氏側室李氏敷道六歲喪父先君撫而教之  
分貲千金好近官府盡廢其業一妹八歲喪父先  
君擇配百戶張憲資之數百金廬舍器什咸備封  
安人先君及存道劉夫人出敷道及張安人郁氏  
出愚直二子儒升儒濟儒升字進道號吾匏配費  
氏吾匏少爲邑庠生治書經經書史鑑性理皆能  
讀顧不善爲舉業文字能爲詩以故不得舉卒年  
七十九儒濟字行道好酒任氣與人寡合田廬穀  
粟千金皆廢於酒卒年五十配某氏樂善二子儒  
萃儒益儒萃字順道質實孝謹無矯僞語配孫氏  
樂善無厚產順道能拓之買地爲墳葬父母已而  
又衰落儒益字從道配周氏勤生力苦以成其家  
先君五子一女長暉字晦甫號蒼谷配李氏曾祖  
妣曾孫女也側室朱氏林氏次昕字蒙甫號懷核  
聘劉氏祖妣夫人姪孫女也配塘南步氏繼水南  
馮氏馮氏次時字潛甫號樂耕配東城李氏繼梅  
園邵氏次即不肖名曉字室甫號澹泉配劉氏贈  
安人加贈夫人繼劉氏封安人贈夫人皆先祖妣  
夫人姪孫女廣東憲副瑋孫女也側室沈氏  
封太安人顧氏  
誥封宜人又次晞字潤甫配海倉沈氏女一適工

部主事錢君木封孺人工部本劉姓先祖妣夫人  
 姪孫與予同舉進士初為威尹廉明有惠政威人  
 尸祝之蒼谷能書尤精於算通醫藥倜儻明爽勤  
 於治生喜向折人過然無他腸人亦諒之多交遊  
 飲酒輒醉浩歌先君早付之家政諸弟皆敬愛之  
 卒年五十七子四長淙字叔源娶李氏次洙娶戴  
 氏次滴娶蔡氏次淋早卒淙滴李出洙朱出淋林  
 出懷核性簡勁遇事直前不敢侮人人侮之亦輒  
 報卒年六十一子二長滌字叔新娶孫氏次浹字  
 叔洽聘馮氏繼馮氏出樂耕淳篤自守不好交遊

衣食省約卒年五十四子二長激字叔揚娶陸氏

次法字叔禮娶徐氏法洙滌皆庠生不肖子三長

履淳沈出娶朱氏封安人太學簪女嘉靖戊午舉順

天鄉試壬戌會試中式引疾歸隆慶己巳謁選授刑部主事改尚寶

司丞庚午建言廷杖繫獄逾年臺省申救子一心為民萬曆改元首詔錄用卒光祿少卿

材以予二品考滿蔭為官生次履準履洵皆顧出

準太學生追錄軍功廕叙仕至南刑部郎中娶沈氏惠州太守垣

女封宜人洵庠生娶徐氏常州通判榷孫女女五長

前劉夫人出適秀水進士項篤壽廣東參議次適進士

湯彬子承寵邑庠生定州同知沈出次適彭措揮端孫



紹賢金山後劉夫人出次適呂性祖秀水文懿公

玄孫府庠生江山沈出次適秀水太學生吳紳湯

縣丞顧出敷道子二長昇王出早卒無後次疇字潔

甫配李氏子六吾匏子二長暘字明甫次日早卒

無後行道子一啓字復甫娶趙氏繼費氏子二順

道子一晰娶費氏從道子一昱字賓甫娶某氏自

始祖至敷道及樂耕潤甫皆葬祖墓先君墓在長

水鄉勾塍山形如點地梅花蒼谷墓在淘涇塘東

五里橋西懷核墓在蒼谷墓後里許樂善墓在淘

涇塘西嗚呼惟我始祖至今且二百年與梅園之

費長水之李淘涇之劉世為甥舅之族乃今李劉

宗人繁昌至三四百人科貢不絕世濟其美費自

先外祖後無仕進者然子孫亦近百人惟予宗族

鮮少豈祖宗積仁累善而後弗能繼歟凡我兄弟

子姪輩幸相與力行善厚勤生儉用學文修行以

光紹前休哉

端簡鄭公文集卷五

子履淳輯

孫心材訂訛

傳

杜生傳

杜生宋陽翟人也不知其名人皆稱為杜五郎云  
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畝與兄嫂力耕自養既兄  
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  
則遂攜妻子走城西里中倩草廬而居廬前有隙  
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密植菜窠花卉籬外桑  
柘數株當是時生理益窘乃為人選日賣藥人謝

之布粟薪鹽卽受謝以金錢不受也子旣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畝耕之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于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驟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謝錢卽與鄉鄰時時端坐蓋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携老妻坐桑下納涼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頃時但無用于世無求于人不能遠出耳問生何以爲養曰數年前業薄技今直耕田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觀何書曰鄰翁遺一書抄本也無題欸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顧忘之其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此書曝之日中有過客見而愛之索之去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臥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執性頗渾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懽愛然亦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日忽忽自咎曰

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客亦不往富有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淡洽然或經月不往來亦不相呼卽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爲菜羹餽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卽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盛菜米一榻草薦而已生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頽然山立不見喜怒無問賢不肖皆知其爲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

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黃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搖其神不失其身不托交于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于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因鳩隲其事作杜生傳

雪庵和尚傳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竒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柏灘灘水清駛林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

相釋而誦儒不可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  
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敢顯言言恐和尚走去  
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弃儒經不誦  
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  
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  
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  
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  
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拉樵牧  
豎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  
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  
甚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  
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  
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  
曰楊公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  
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

南溪先生傳

先大父東谷先生以蔡氏書教授門人登科貢者百餘人雲谷朱先生名最著雲谷之門人南溪先生名最著先生之門人類多文行著名惟余不敏學殖日落乃今抱病歸耕方圖卒業而先生殞矣作南溪先生傳先生姓吳氏諱昂字德翼別號南溪上世自勾餘徙家海鹽五世矣父贈君寬母鄭安人安人少寡秉節教先生先生喪父時纔六歲端穎不凡出就外傳卽知嗜學習禮頃大父括庵翁遣學於雲谷雲谷顧諸生中獨吳生沉潛力學

善問大奇之先生亦博讀經史及宋四子書歎曰  
學莫先於主敬名其讀書處敬齋弘治甲子舉于  
鄉明年成進士是冬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  
織先生教之解耕織宜城人喜曰吳公衣食我宜  
城邑諛先生廉靖務休息暮年孚洽村社中皆尸  
祝吳公正德丁卯更新建新建治江西會城當是  
寧庶人驕索租甚橫民不堪結寨丁家山拒庶人  
諸大吏劫庶人積威低頭不敢出聲庶人曰新建  
人反諸大吏亦曰反先生獨抗言新建人非反者  
特畏死相救知縣當以法諭令解散輒以反名不  
可諸大吏乃曰任此責者必吳知縣也先生卽辭  
庶人入丁家山呼父老至皆頓首伏地惟公命先  
生曰王蠲爾租爾焚爾寨否且以反聞殺無赦諸  
父老頓首聽命去庶人聞知顧不喜曰吳知縣令  
人旅拒我也歲大饑官無儲粟先生立抽補法賑  
贍全活幾萬人戊辰華林盜起先生日夜調兵餉  
事集而人不擾竟以勞故青左目新建本劇邑難  
治又時多故先生練習吏事軫念民瘼不屑顧忌  
新建人戴之深於宜城明年陞南京刑部主事廣  
東司先生平恕明法比庭無逋獄尋請告歸告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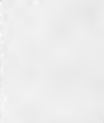
六年起爲武選員外郎南京己卯陞雲南按察僉事明年乞致仕養母改福建先生益勤約近民民士胥說以故先生得益展其才志福寧有訟妻殺夫者詞証不相佐輒坐妻死先生閱獄疑之禱於神夢一小兒據人腹先生不能解百方踪跡殺人者或告曰鄉有杜福子者嘗與其夫合貲行賈其夫死福子家乃驟饒先生曰小兒據人腹非杜福子耶神告我矣密遣邏卒縛福子至一訊而服妻得不死壬午古田礦盜起先生發兵躡捕獲渠魁周馬良散其黨去癸未再疏乞致仕養母是冬陞山東按察副使兵備淮揚治徐州未上明年致仕又明年母卒戊子家拜山東按察副使仍莅徐州時江淮饑先生請漕臺賑議且上陞福建叅政當是時桂文襄公驟入吏部爲尚書感上恩日夜咨訪人才魏莊渠先生歐陽恭簡公力薦先生故先生至徐僅逾十旬遂擢入閩庚寅侯官囚逸出殘方面是日先生以括庵翁愍忌素服齋居諸囚亦相戒無害叅政明年進右布政使出納清允府史不能爲奸利同事人忌先生異已出金饋先生却不受同事人益愧有後言又明年五月震樵樓

先生曰閩災也罪在官長吾備位方伯閩長官也  
敢不引咎卽日上疏請老疏三上始得致仕先生  
歸携圖書數卷閩士民歎慕攀援設供張祖道者  
幾千人先生歸溪上居故廬力耕數年稍積田穀  
構萬卷樓積古今書日坐樓中遠覽旁搜贊幽詮  
謬契悟旣深率履尤篤若乃 國朝文獻時政緩  
急修轍更絃咸有條理旣老而傳時時扁舟訪舊  
道古規今油然終日或徒步市井混迹漁農怡色  
坦懷賢愚欣附丙申海潮逾隄漂民田廬上下官  
司交相蒙蔽禍棘民嗷勢不得已苟且興役增卑  
補薄應故具文輒稱功樹石謂可百年無事曾未  
逾時潮患益急功力蕩費轉展歲時耕收並廢先  
生上疏乞專勅京朝官一人鳩工繕治始下江東  
撫臺議督水利僉事黃光昇經理出入兩載工乃  
就緒已亥歐陽公特疏薦先生是歲大饑先生緘  
救荒活民書請賑上官不答癸卯甲辰又大饑先  
生再上書又不答是時吾邑人死徙轉粥去者不  
知幾萬人盜賊公行殺人莫敢誰何先生歎曰荒  
且亂矣不如無生獨抱隱憂因而感疾龍蛇之交  
忽焉長逝嗚呼惜哉先生天性孝友痛贈君早世

歲時饗祀拜跪涕洟事鄭安人尤極愛敬温衾清  
枕至老不衰又能表異忠幽崇護賢達方洲墟墓  
松楸鬱然異隱文章流傳海內皆先生力也先生  
讀書主宋儒說傳以漢唐注宋疏近世學術心嘗  
疑之每曰毫釐千里可不慎乎晚年好觀周禮疑  
後儒亂經乃叅訂諸說附以已見著爲成書名周  
禮音釋嗚呼先生懿質淳衷清心寡慾克之問學  
涵養深厚故能出處輝朗始終令蠲譽流鄉曲望  
隆朝野云誄德考行宜受大名執友門生共薦嘉  
謚叅政平湖趙公漢曰禮無私謚南溪效法程朱  
師尊孔子孟新學日煩卓有定見宜稱曰崇正先生  
論曰余讀明名臣錄錄中有兩方伯天台陳公華  
亭夏公二公皆人傑也先生學行純固如天台先  
幾明哲如華亭而安貞履順歛華就實先生尤不  
可及矣

王鶴山小傳

鶴山王先生名激字子揚浙東永嘉人沉穎堅肅有風槩旣鄉舉益交海內名士相磨切晚成進士令吉水召拜考功主事歷文選稽勲至郎中考中當是時舅氏張文忠公爲大學士有寵於帝柄用輒以喜怒進退人子揚能調護善類脫其荼毒已而稍稍引避辭文選郎中去南京爲通政時貴溪嚮用與文忠相持文忠又欲挽子揚相左右改清黃通政進國子祭酒未幾比文忠寵衰勒致仕去今皇帝亦厭惡其黨子揚遂引疾請告

內批得致仕逾年病卒初子揚居白鶴山中讀書  
飭行負盛名又其才諳幹局自足表見於世顧以  
舅氏故驟起驟廢廢卽不復起竟坐是抑鬱憤懣  
交游中有志節者多疑之悲哉子揚友誼甚厚雖  
十年不通一書者未嘗不用其情也爲文章簡峻  
有氣力吏事精強持體要兼治詩春秋有議疏存  
其家尤喜仙佛外家語時附儒書爲人談說嘗曰  
孔佛一道耳其通遊知往來存謝不啻  盖天  
資濶達不屑曲謹固然然其大節不可掩文忠素  
不喜余非子揚得禍且不測於其卒爲位哭之七  
日而除     
論曰甚哉自樹之難也以故君子寧愛身以遂已  
無寧貸時以便人使子揚以縣令歸山潔志峻節  
心迹之際鱗然矣顧其意亦欲委曲盤桓救十一  
於千百而卒莫能諒其心也

華職方傳

君姓華氏諱鑰字德啓別號水西上世居無錫南  
齊時有孝子寶孝子十八世孫榮仕宋居汴其曾  
孫承事府君從宋南渡復歸無錫無錫之華皆祖  
承事府君父肯齋贈君承事十世孫也敦愿有隱  
德君幼秀穎年十五列入國學壯益英爽矜名節  
贈君持謙約輒有外侮君左右之侮者稍沮年二  
十四贈君歿內外窘急君經理喪葬甫畢卽條畫  
家務諸橫逆者忌君謂家且復振百計中傷君竟  
能自脫於險嘉靖壬午入南都從學矯亭方先生

是秋以朱氏詩發解南圻第一明年賜進士出身  
第二授戶部主事踰月調職方職方劇司君才明  
敏暇卽下帷讀書甲申秋議禮疏上杖闕下丙戌  
陞員外郎監試武舉戊子陞武庫郎中充浙江考  
試官北還永嘉見試錄文喜欲改君翰林君不應  
永嘉始不悅庚寅調職方郎中郎中掌將校黜陟  
類多承順有力者上下相蒙爲奸利卽不敗幸得  
美遷亦負清議否且低頭隱忍俄引疾去君獨不  
肯依附永嘉遂憾司馬李康惠公顧獨倚重君君  
條奏按典法傳經義融朗勁達公每見君稿輒喜  
諸朋儕緣是亦相忌先是君爲武庫見 上諭斥  
永嘉勅有中秋對月詩三章錄示余余急謂君且  
焚其草勿傳示人然已致諸友人友人壯而快之  
轉展相傳誦不數日永嘉復召至朋儕欲擠君者  
爲永嘉誦君詩永嘉果大怒永嘉姻黨陳叅將欲  
得錦衣君以首相與錦衣相表裏禍且及善類遂  
疏請勒陳去未幾陳發憤死永嘉益怒汪中丞鉉  
欲入吏部急君請司馬廷推汪提督團營汪又大  
怒曰華職方故阻我陝西胡巡按嘗冒軍功求陞  
不得憾君至是受頤指劾君言道中獲將官營陞

書書中有華職方金若干君抗疏辯且乞解官歸聽覈已而多官窮訊無驗胡竟以他罪削籍當是時諸骨鯁大臣相繼去汪遂入吏部考察京朝官君竟以胡謗故被指摘諸忌先生者又組織無根事必欲逐君自是不得還職方矣君嘗筮易得賁之明夷更號白賁子曰著書賦詩治園池雜植花果自娛徧歷江東名山水興至浩歌劇飲翛然物外上官慕其賢求一見君深謝曰吾不任冠裳也戊戌冬君母太宜人病日夜視醫藥請亟治君恐傷母心忍不言病母卒尤力疾持喪禮病益深竟不可救呼子泮謂曰人生修短有數直恐素行愧天日耳吾死且無憾惟汝學未成勉自樹立擇師而師擇友而友明經修行無殞世澤吾死且無憾年纔四十六君儀觀雅潔外若歛約而神采毅然言論鏗鏘道述今古令人喜聽性明銳有經濟才不肯詭隨人人以故寡合諸與君遊者又多直諒端方君子不屑曲相援引以故君一廢不復起君博學明諸經尤精於禮所著有禮記集註若干卷集註尊洪武開科詔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誤一時好禮儒碩皆是華氏說文章精健叙事豐明



瞻如與人對語古詩似魏晉律似杜書法似虞柳  
有文集八卷勝遊集三卷

論曰余與君同年進士仕職方朝夕繼見相規誨  
也所與來往者皆一時雋達乃今二十餘年化爲  
小人者不知其幾君獨抱堅貞皜然不涅於緇垢  
矣

湛泉王公傳

嗚呼吾友湛泉王公今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公年  
四十三服母喪走使至金陵問銘於余今纔十有  
四年乃爲公作傳乎公名與齡字受甫山西鄉寧  
人世有隱德祖文封承德郎彰德府通判父爵累  
官至知薊州封吏部稽勲員外郎母李氏封宜人  
正德戊辰七月辛丑公生於宣化里幼竒穎丙子  
年九歲隨父彰德與兄培齡同受業於崔文敏公  
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兄弟同登進士初授蘇州  
府推官廉平執法御史大夫御史交章論薦陞戶

部主事旬月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丙申遷稽  
勲員外郎丁酉請告歸適遭父喪祔舍如禮庚子  
還朝會文敏公卒公疏乞送母至彰德經理其喪  
葬壬寅轉文選郎中公在文選秉政嫉邪直行已  
志條上清銓衡四事必欲剔洗奔競請寄汚陋卑  
佞之習薦起周公用熊公浹唐公龍萬公鏗時冢  
宰許文簡公又能信任公仕路稍清會諸城分宜  
脇權黷貨爲人求高貲善地無虛日癸卯秋公發  
憤上疏訟言其事諸城分宜飾詞巧詆幾中危法  
賴天子聖明奪官去余時爲考功郎中代公文

選五閱月謫官去自是權貴人勢益張未幾分宜  
傾諸城父子並削籍壬戌分宜亦敗孽子世蕃伏  
誅籍其奸贓金寶數百萬計蓋銓曹不得其職者  
且二十年于時朝野善類喁喁望公旦夕且起而  
公以甲子十一月壬戌卒於家年纔五十有七公  
丰神秀朗孝友純備學討宏博材猷敏達毅然自  
信利害毀譽不能搖奪好善惡惡別白太分明以  
故居官居鄉善者好之而不善者亦或惡之去國  
之日行李蕭然琴鶴圖書不滿一車都人聚觀歎  
息泣下旣抵舍結廬姑射洞天濯纓汾曲躬稼龍

門足不及公府口不談時事絕其分少周贍宗戚  
啓迪後進勤勤善誘學者稱爲湛泉先生公自稱  
白鶴山人所著詩文若干卷門人西安同知李愚  
梓行于世配高氏封宜人克守內則子男二長整  
縣學生文行不凡次敕早卒孫女二關中谿田馬  
公嘗爲平陽四賢吟謂忠定韓公恭介陶公恭肅  
張公及公人咸以爲允  
論曰余爲宰屬六年僚友先後二十六人端忠清  
諒如公者纔二三人又皆不能久於其位天之生  
材甚難而才之用世尤不易也悲夫

### 陸長君傳

陸長君者世縣歸安歸安有東澳村村中多平田  
竒樹長君自善璉村徙東澳東澳之陸皆祖長君  
長君名瑜字文珪自其高曾世世善馴儉朴至長  
君明毅方果不屑後人又能折節重然諾趨人之  
急人有德長君者長君不自德也狀貌竒梧稱其  
心度年且少有司授之後後辦授之鄉稅稅辦鄉  
鄰有相讐者皆請於長君長君一言卽聽長君又  
非飲食草薦布被往來村落中不費人一菜果僂  
僕亦解長君意戢戢自斂長君妻占溪沈氏又賢

長君三十二殞矣沈能撫其孤濂日夜織紉自養  
茹荼揮血矢心靡他暴豪欲奪其廬沈不可竟不  
能奪乃今廬尚存樛樛蠹瓦皆勝國時故物語悉  
華亭錢太史傳中長君且死力疾擁樹濂疾聲呼  
沈曰傷哉孱孺子以累汝慎無隕家祏及濂壯及  
稍稍自振濂三子時中時和時雍中與雍與余同  
舉於鄉雍又與余同舉進士二子皆懋學篤行不  
狎時俗歸安人皆曰陸長君有後宜哉宜哉海陽  
盛太史表長君墓稱長君死而爲神歷歷有靈異  
水旱疾疫輒祭長君于社

論曰鄉曲中豪有力者往往削貧弱設財利已快  
意甚或武斷扞文罔長君才氣足以服人然厖厖  
守矩矱不爲抗暴竟不壽而死節婦之貞素皦然  
長君儀刑遠矣陸氏之宗賴以益昌豈偶然哉

張淑人傳

誥封張淑人太宰直齋先生屠公元配也世爲廣西平南人高祖福建政和令某曾祖廣東翁源教諭輝祖南京戶部主事廷綸主事君晚歲徙居桂林之全州桂林屠爲著姓累世樹德迨太宰之父侍郎公文行有名與太子少傅參贊機務大司馬深偕計春官相友契甚淑人少傅公仲女也幼柔慧靜專母韋夫人教之內則女訓諸書史卽解大義教之織紉蚕績卽習其事于時太宰悼年失怙無童心秀穎喜問學雲南憲副包公裕少傅公同

年進士屠又甥舅之族曰是子是女天作之合余  
執柯焉遂成二姓之好太宰弱冠登鄉薦親迎淑  
人淑人既成婦盡屏金珠錦縠居常荆笄布襦不  
尚華飭盤飧簞食澹泊自將乃至喪紀賓筵祀祭  
吉凶之禮必致其豐潔事姑王太淑人曲盡婦道  
事太宰尤恭慎當饋不敢先臨務不敢遂若乃恩  
遇宗族禮接姻黨拊輯童僕周卹鄰曲咸有節適  
人皆宜之德音融融內外無間矣淑人年三十六  
始舉一子以產難故不育遂獨處一室不復與太  
宰共榻亟請置側室爲嗣續計初卜陳氏得子炳  
言未幾陳卒再卜張氏又得子炳哲炳哲週晬而  
張卒淑人抱而乳哺之淑人既病凡醯醢諸物悉  
封識付侍兒令謹其蓋藏裳衣簪珥手自披檢均  
授子女疾革時顧二子曰吾其歸矣兒竟無母以  
累汝父奈何宜勉讀書學禮棄爾幼志期紹前烈  
又曰兒白汝父吾屬續日附於身者布緼足矣勿  
用紵練吾平生未嘗出見外客親賓弔者無勞臨  
奠閨壺女流不敢當此禮言訖凝然而逝已而太  
宰閱故笥得封牒啓視之乃淑人手書曰一介寒  
儒叨官二品既衰病不堪報稱宜亟求退以讓賢

者太宰方懇疏乞休 今皇帝溫旨勉留諸公卿  
貽書皆言獫狁孔棘大臣義不可求去以故不敢  
再請見淑人書益悲感淑人約身閑家動存繩墨  
里言俗諺不出諸辭氣墮容遽色不形於宴私雖  
父與夫並八座大臣而勤儉孝敬終始不渝隱然  
有士君子之行故其生死之際神識不亂如此太  
宰歷官兩京今且三十年清心純德孚於朝野謂  
非內助之力不可也淑人歸太宰十九年始封安  
人又四年進封宜人又四年立 皇太子朝賀  
兩宮受白金文綺之錫又六年進今封又九年嘉  
靖辛亥五月丁未卒於南吏部品官宅距所生弘  
治壬子十一月享年六十某年月日葬始安嶺先  
塋子男二卽炳言炳哲炳言受廕爲太學生炳哲  
纔八歲女二淑人於諸子女恩勤如已出一錢尺  
帛不入私篋旅櫬南還二子墨容素顛銜恤行慟  
淚薄靈衣道路悽慘太宰曰惜乎夫人不及見二  
子之成立也傷哉

論曰余讀古經訓考女德蓋書春秋者三十一人  
詩論歌九十一篇類多逸民烈士賢公卿大夫之  
妻皆足以徵箴圖樹風聲垂壺範然逮下之德惟

周南有之豈非愛欲之感天性所存乎淑人早悟  
淨因造謀側室肅雍相濟成茲福履鳳毛麟趾卒  
行屠宗穆木蠹斯不是過坤道無成刑于之化其  
有自哉其有自哉

王母李宜人傳

有序

嘉靖壬寅癸卯間山西湛泉王子爲文選郎中余  
時在考功交相砥礪務直躬潔已爲國家進賢退  
不肖必行其志乃已已而王子發憤抗疏忤時宰  
賴 聖明憐察解職去未幾余亦謫江渚蓋不  
見者九年於茲矣余超起仕路進退維谷未能自  
引去而王子藏修克養清風勁節名滿海內海內  
善類無問識不識皆傾嚮王子乃今不遠數千里  
遣從子士至金陵致母氏行狀問傳於余作王母  
李宜人傳



傳曰王母李氏世河東聞喜人父文繡以儒術起家爲豐潤主簿母任氏豐潤君初貧力學黌舍中母時纔十歲日與鄰女採薪擷野蔬夜卽紡織易粟比豐潤君改廩鄉寧且耕且讀書母乃携饁求桑凡以贍給朝夕者辛苦萬狀豐潤君年五十有子矣母亦稍長乃秉志陰禮守內則誦女訓不踰畿闕大人擇配歸太守王公王公鄉寧大族沉毅寡言有才智母謹事之饋中牖下咸有節適嘗曰祭與養皆婦人事不必其豐必致其潔姑盧宜人性端肅母恭孝曲當宜人意正德癸酉公謁選上京師盧宜人念子憂成疾母調其嘗藥寢食靡寧號呼籲天求以身代竟不可起母茹荼揮血周旋喪紀棺衾含禭總總如禮丙子公通判鄴郡鄴郡中原孔道政劇多豪強難治公每戴星出入母上奉尊章下育諸子義方之訓嚴於過庭非師弗師非友弗友也嘉靖乙酉公晉知薊州漁陽邊郡尤難治治行尤著蓋公歷兩郡十五年母荆笄布襦無金珠長物公清白無玷堅鯁不回謂非母有助焉不可也戊子公謝政歸河汾己丑元子培齡仲子與齡同舉進士與齡卽湛泉辛卯湛泉出蘇州

府爲推官母從之居吳甲午湛泉入吏部丁酉湛泉請告歸逾月而太守公卒母喪太守公亦如禮壬寅湛泉總銓部母從之京邸朝夕誠諭益切曰兒勿黷貨勿俛仰依附權貴人勿詭隨徇俗兒惟用天下好人答 聖明我心卽悅湛泉受命惟謹癸卯秋湛泉歸山奉母極愛敬母心安焉益康樂強健庚戌六月辛巳無疾而卒年七十有二子男三人其季喬齡孫男二人曰整曰敕喬齡整皆縣學生母性稟夙成習學有素以故敏慧而安和慈順而儼恪儉猶葛覃勤即雞鳴愛洽鳩鳩惠深膠木敦叙宗黨輯拊童叟憐貧敬老有施無吝可謂淑女令妻壽母者也若乃處約則服勞以裕蠱居豫則謹度以閑家思初則黽勉以效績閒居則凝靜以怡神雖士君子信道好修者不是過也狀言母食糗啗素三十餘年金剛圓覺觀音諸經不離手焚香默坐時見金光滿室歿後七日五鶴自空而降回翔哀鳴柩次者久之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吳節婦傳

吳節婦者平湖鄭氏女也父肅娶於茹雍敬一德  
 寔生節婦節婦幼閑內則年十七歸海鹽吳贈君  
 未幾贈君歿矣當是時節婦纔年二十八有兩孤  
 日夜躬衣食教之茹茶揮血益久益勵蓋五十年  
 年七十八而終人咸稱為吳節婦云節婦執勞自  
 飭蠶績織紝寒燠無休時姑且亡呼幼女屬之節  
 婦以累汝節婦育而嫁之襦衿九十事其舅始終  
 極恭順雖魚菽之薦筐筥必自蠲曰養與祭皆婦  
 人事敢不虔韓妣暴疾死無能斂節婦以



襁焉節婦又能念父母孝敬不衰歲時上塚輒泣  
下徘徊不能去時時述贈君長厚事教兩孤曰而  
父宜有後慘結酸愴然亦未嘗夜哭也仲子令宜  
城時分祿遺節婦節婦曰嗟乎祿養汝廉輟汝祿  
無妨汝廉乎慎無復爾旣封太安人貴矣益纖儉  
居約一布被更六十年綴緝不忍棄歲饑徵責且  
棘村嫗或以告節婦曰民不厭糠粃忍更涸其髓  
謂仲子盍言之郡事竟弛正德中有旌典邑中賢  
豪父老白之有司皆曰吳節婦綜家迪子劬力苦  
心迹其堅素允宜應詔節婦則謂仲子曰從一而  
終吾盡吾心焉耳吾業受封敢徼再命汝亟謝以  
故有司輟弗請大夫士能文章者相率爲節婦詩  
天子制詞亦謂節婦端莊勤儉云兩孤者長昇仲  
子余師也諱昂仕至福建右布政三疏乞歸篤學  
粹行海內名德

論曰余讀古經訓至於女德書春秋者三十一人  
詩論歌九十一篇惟紀叔姬衛共姜之節最著可  
不謂難乎矧道塞學荒士鮮操概女婦何以稱焉  
吳節婦矢志靡他卒葆吳宗以昌其後難矣哉語  
云忠臣孝子多產於節婦之家彼其隱衷危慮積

苦叢憂懣恒精誠孚貫天日非偶然矣

哀烈胡氏傳

哀烈胡氏江西南城楊華妻華與父行賈其母淫於羣惡少胡氏孝謹曲至姑與羣惡少飲食必呼胡執酒殺侍左右胡不敢辭姑恐胡洩其事與羣惡少謀并污胡塞口胡不肯姑毒手捶楚數百胡不能忍走投井中鄰伍人聞之急出諸井中鄰伍人或告胡氏母兄弟故母兄弟亟問胡胡輒對曰姑善罵人鄰伍人妄言耳姑又夜半令惡少入胡寢胡大驚匿地下姑與惡少牽其髮痛捶之胡欲呼求救聞姑聲不忍呼竟忍痛已而惡少又好語

休之胡曰有死而已姑益憤矯不孝告諸縣官縣官微聞其故召密詢胡胡又哭頭搶地言婦實不孝縣官不能詰遣去未幾行賈者歸胡泣謂夫曰家足溫飽自今勿更涉江湖夫意胡戀已稍不悅母覘知卽密謂子汝婦有他志汝勿復行賈即行賈遣汝婦去別擇良家女子信母言大怒斥胡汝亟決去不去吾殺汝胡哭曰吾寧受君刃死君前不恨誓不出君畿又頭搶地哭夫稍遲疑且竊聞鄰伍人笑言竟不遣婦去乃與其父復行賈姑與羣惡少厝火薪中置胡室火未及起姑大聲呼婦竊財欲逐人去焚我廬持鐵槌撈胡幾死與羣惡少謀再告縣官可必殺此婦一惡少不可曰前此縣官稍疑此聞時時遣隸踪跡幸少忍吾輩直殺之易耳乃數月羣惡少囊沙數升與其姑半夜入胡寢呼胡謂之曰汝能從此諸少年姑婦好如初卽不從今晚必殺汝胡徐應曰分死久矣不忍負姑家隱忍至此幸姑憐而活我我能事姑姑益怒羣惡少共縛胡置地下持囊掩其口鼻胡宛轉未卽死姑拔簪抉其左目羣惡少挺折其臂胡遂死姑與羣惡少急舉火焚其廬將號市人謂胡死于

火也火竟扇不起天明矣鄰伍人知之羣相呼或  
哭號于市胡烈婦死矣盡市人走觀姑及羣惡少  
愕立不能走盡縛詣縣官具服讞報當南城士民  
萬口一詞稱胡氏貞孝徧告上官巡撫王暉聞於  
朝禮部請如盱眙何氏雙貞二女賜祠祭制曰可  
祠額哀烈與諭祭有司仍歲時祭羣惡少咸從重  
典論當是時南城士民鳩金錢立祠有司稍助材  
木嘉靖庚子祠成

祭文

祭南溪先生

嗚呼先生粹質淳衷潛心篤行學本存誠教專主  
敬乃迪王庭遂勤民政德藝姬髦循良漢令入登  
曹省出踐藩臬三分閩符再秉楚節吏畏其明民  
懷其潔介而能容和不可替鄉崇秀達國推俊賢  
少需旬朔坐躡衡權曾不終日高尚靡堅鳳翔千  
仞龍戢九淵圖書萬卷早夜精思寤寐周禮歷覽  
旁咨輯為音釋百世可垂見諸行事文不在茲嗟  
余小子學於先生年幾弱冠寔荷陶甄修辭砥節

善誘循循經師人師時孰與倫傳而不習竟爾沉  
湮業荒行毀履險蒙瘠宮墻可負忍辱此身一違  
顏色忽更六年比歸海曲徒拜几筵典刑如在音  
容杳然陳辭薦藻有淚如漣嗚呼先生岱山北斗  
白日青天幾先殆庶禮中周旋出處輝朗始終令  
蠲神在帝旁陟降翩翩其來欣悅鑒此哀虔

祭整庵羅太宰

穆穆 敬皇稽天籲俊景運式開英髦彙進公際  
其時發解南服大對洋洋重瞳屢屬益自警惕有  
美弗彰揚金楚璞素履黃裳入肄秘館出踐瞽宗  
學討宏邃模範溫恭乃貳太常乃貳太宰三禮是  
寅九德斯采迨秉留銓聲實兼懋宗工大儒誰出  
其右盈庭之議非公弗睦公拜元卿賢於夢卜方  
瞻繡袞遽戀尊魚羣疑未忘朝端若虛龍戢九淵  
鳳翔千仞樹蕙滋蘭深棲遠引充養粹完先知先  
覺力屏喧聒發揮正學虚心平氣論難諄諄予豈



好辯啓迪後人劉子傳經馬君述史公豈無心時  
行時止嗚呼我公閱歷三朝諳練既久詩曰老成  
書云壽考登公鼎鉉虞揆敷衡置公左右孔思周  
情公不可召孰尼公行厥施弗究嗟乎蒼生某等  
分職南都獲繼後塵憶公顏色仰止丰神訃音忽  
至信耶或訛天不憖遺傷如之何嗚呼我公岱山  
北斗白日青天神在帝旁陟降翩翩緘辭千里敬  
奠几筵公其欣說鑿此哀虔

祭仰嶕胡主政

嗚呼仰嶕擢穎文林濟揚洪緒射策彤墀列躋高  
第南曹拜官初騫雲翅共謂層霄跂予可致對鵬  
興妖吞瑰兆寐嬰疾牽綿忽逃二豎生之實艱奪  
之胡易依日凌霜鬱爾竒志譬彼瓊琚造物所秘  
鏹彩韜輝俾世乏匱又如嚴霜羣條並瘁無擇芬  
芳摧此蘭桂嗚呼橫目之氓接跬比屢有偉才彥  
亦不偶然長養培植匪人實天得士如君天故殲  
旃冥靈何德獲衍長年日及何辜頓隕朝煙君方  
強仕恭溫寡愆高春尚遠曦輪遽旋賀門未闔弔

廬已填宵邈茫昧天曷問焉某等桑梓風期萍踪  
宦侶昔聯騎輿今阻笑語修夜不陽悲哉已矣非  
來祀流孰不酸楚陳牲于俎注醑于鍾葦輶素旒  
歸逐飛蓬埋玉何地衰草寒封輓輿不竟寫恫長  
風

祭苑洛韓公兄

秦中之韓材俊相望爰有長公修名益昌約身勵  
志葦竇寒紉弟兄師友道德文章譽流月旦惠浹  
茸棠乃周行義而漢循良蚤辭朱紱邁返素裳棲  
遲林壑旣壽而康卓哉仲氏金如玉如思兼禮樂  
蘊發圖書墳頽鴻隕曾不少延白頭聞訃瘖若童  
年某等銓曹先後異姓同心覩茲友愛悼念彌深  
緘詞千里敬奠几筵慰爾孔懷鑒我遐虔嗚呼雲  
黯黯兮白日闌木葉落兮秋風寒鴈孤鳴兮悽以  
酸注行潦兮酬江干望靈旗兮何處睠舊宇兮盤

桓

祭吳憲長

代作

穆穆憲祖顯有令德惟人斯作惟皇之極姤遇泰  
交罔匪俊塞兄際其時抱策談經鴻漸于磐鷺振  
于庭素心直道偉貌脩名

翩翩結旌乃

肅百僚截截風聲出憲于藩荐歷佐長陳臬是持  
周咨弗爽繫秉殷綱寧踈漢網碩位未躋辭榮請  
告陶賦歸來齊歌高蹈春煦秋陰崇厓深澳飾巾  
待期從吾所好嗟兄於我連茹同征歡偕魚藻寵  
洽鹿苹庶幾携手皓首爲程何如四紀落落嚶鳴  
豈不懷兄亦有簡書一緘千里日月居諸忽承哀

計我心躊躇今其已矣感舊思初嗚呼王貢情違  
國罕交絕憇遺莫逮餘微未竭潦酌谿毛爲兄遙  
設燕樹江雲山空水咽兄盍鑒茲其來欣談

祭戴鄣南

綿綿戴宗世濟竒良或登廊廟或晦耕桑淵源鄣  
南肯構而堂掄經畿府抱策明光雄才脫穎雅度  
含章清修苦節華竇寒緇婉詞正色春藻秋霜始  
官民部介勵自將出納惟允夙夜不遑昔聞易簣  
子寔辭牀充子之志白賁黃裳天胡弗弔胡忍子  
戕嗚呼戴子余知子文亦知子心子不余負余亦  
子欽嗚呼戴子鶴髮在堂鳳毛在室造寢過庭能  
無增恤嗚呼戴子韜爾靈懿葆爾精英同根互宅  
一死一生胡壽非夭胡壞非成青天白日懸此素

旌

祭屠東洲中丞

嗚呼我公世德克紹直躬不渝蚤登甲第夙負經綸  
敷歷藩臬秉法臺省蓋有汲長孺之堅貞而不蕙有包  
孝肅之耿介而能容有呂獻可之先憂而不忍於去國  
有杜祁公之持正而不屑於絕人是以上簡宸衷下孚羣  
望豪權斂手庸鄙革心真三代之遺直百年之間氣也若  
近代太康鹿邑鹽山浮梁可謂先後頡頏者矣天不憖遺  
傷如之何嗚呼霜臺寂寞梓里蕭條我亦何心爲公長號  
束芻豆脯再拜陳辭洋洋玄旒神之格思

祭范贈君

樵李之范世濟賢科惟君遵養晦迹泉阿蕭爽自  
任狂直無叱或歌而鼓或醉而傴豈能矩矱隘我  
軸邁循循訓子弗弛弗苛左經右史師規友摩早  
登天府秉節馳軻祿養方茂遽罹寢疴曾未日昃  
隕此黃番銜恤行慟傷如之何嗚呼薦爾湘蒞侑  
以吳織慰爾令子毀無過憖強乃餽粥慎乃廬苦  
約躬飭行妥爾玄潛

蜀有壽俊允惟柏莊慈明洵劼愷易醇臧文章羽  
 獵惠愛其崇乃周行藝乃漢循良早辭朱紱反茲  
 素裳山椒水滢屏迹耕桑豈無矩矱遂我徜徉官  
 評士論孰低孰昂循循義訓弗弛弗苛左經右史  
 師規友摩梁瓌蜀錦並掇賢科祿養方茂遽罹閔  
 疴曾未日旻盍鼓盍歌銜恤行慟傷如之何

祭于二尹

祭華海月贈君

循循華翁韜迹中林温恭成性孝友因心隱非狷  
約仕肯侵尋葆靈蓄懿旣積旣深克有令子繼述  
欽欽左經右史師規友箴康侯偉器大雅遺音式  
登臚仕祿養方隆天胡弗弔罹此閔恫嗚呼云云



祭同年華水西

遙遙華宗世濟奇良宋以忠奮晉以孝章淵源贈  
君肯播肯堂君其冢胤鳳翥龍驤掄經畿府抱策  
明光雄詞金石雅度珪璋辯驚筵座翰絕縹緗始  
官民部再歷職方陳圖畫策燁燁周行婉詞正色  
春藻秋霜赫彼時宰肆其堅彊如川之潰如火之  
煬金吾冢宰左笙右簧忤顏抗議頤指中傷俗憎  
雋秀世嫌勁剛竟罹且殺屏迹耕桑勛庸未竟著  
述自昌詩言匡鼎禮云后蒼官評士論朝低夕昂  
洗然無愧孰否孰臧嗟我於君壬癸聯翔墳篋等

義蘭蒞同芳歌我伐木藉爾承筐十年不見問我  
滄浪我曰蠖蟄君曰岐羊君曰陳辭我曰括囊箴  
言觀行慷慨鏗鏘曾別未幾倏爾云亡訃承令子  
我言悼惶遙慰爾知莫此椒漿嗚呼玄旗央央素  
雪荒荒青天白日而不可量吁嗟乎君其來樂康

祭徐東園

我朝鷹揚元勳軒龍懿戚未有盛於公家者也先  
王佐 聖驅胡功高伊呂嗣公托孤效節志慕夷  
齊自茲以後世篤忠貞或躬耕故里或縮鑰留都  
逮至莊靖敦詩說禮亮國閑家上簡宸衷下孚士  
論休哉烈矣公莊靖仲子也孝友同心謙良率物  
莊靖寔鍾愛焉盖有信陵孟嘗之風而耻於豪俠  
無魏其武安之靡而未嘗以聲音顏色拒人况鳳  
毛麟趾無忝義方緯武經文世濟其美以故縉紳  
君子樂與公遊而公亦樂與縉紳君子相存謝也

某昔寓金陵周旋樽俎談玄道古竟日淹留違離  
未久忽聞長逝臭蘭伐木傷如之何馳驅原隰未  
遑致奠每一念及恍接音容嗚呼生死死生同根  
互宅孰常無常奚悲奚憐緘詞千里再拜匍匐公  
其鑒茲宛然降陟

祭陣亡采馬滿三揮使

嘉靖癸丑四月十六日

諸君皆勳閥元胄生長江南賴國家昌靈不識兵  
革邇因江南貴官豪族嗜利通番釀成禍變浙東  
西屢被其害吾邑斗逼海上平沙擁護蓋自開  
國以來未嘗有海寇窺我城闈者今乃出沒兩浦  
倏去倏來遂令樂土幾成荒徼衛中總麾諸使君  
設謀奮勇出城力戰先焚其舟又擒其黨賊旣潰  
散鄉間晏然俄而後曹賊再至諸君欲殄殲寇讐  
抗績僚友率衆先登背城接戰竟殞其生嗚呼痛  
哉某卽刻接家書得聞其事南望揮涕不勝驚悼

旋念諸君之死於 國家有忠義之報於壙濠有  
保障之功光昭祖考澤庇子孫雖死猶不死也文  
武大吏必能表揚 恩命下臨血食茲土否則吾  
父老子弟當共圖之決不忍使諸君泯沒也再拜  
緘詞遣子生員履淳致奠英魂其鑒之同事効死  
千兵戶侯禮宜配食陣亡軍士皆有親上死長之  
義并具酒肉可呼而飲食之人還匆遽迅筆潦草  
嗚呼痛哉

祭項瓶山

惟公上世百年種德孰發其祥載封載殖桓桓司  
馬功在社稷大叅繼之柔嘉惟則乃祖乃父孫貽  
子翼乃有瓶山是承是式木訥近仁質直好義城  
府不設表裏無二三策旣陳百里斯寄豈弟姬髦  
循良漢吏入踐秋臺晉司符瑞十齡不徙徘徊卿  
寺遜跡金陵奚擇而處東都西京于焉暇豫乃賓  
四門乃總三署委蛇自公庶幾終譽蚤辭朱紱返  
吾素裳山椒水滢樂且無央九淵龍戢千仞鳳翔  
官評士論孰我低昂矧茲庭訓師規友摩揚金楚

璞濟美賢科作之述之孰與公多曾未日曷盍鼓  
而歌訃音忽至傷如之何某等分職留事與公後  
先典刑如在音容杳然緘詞束帛遙致几筵公其  
鑒而玄旒翩翩嗚呼悲哉

祭同年張淑安母

辱交令子異姓弟兄側聞母懿內則是程詩占窈  
窕易用柔貞豈無陰教亦有神成施肇于室奠藻  
於祊儉由葛覃勤即雞鳴人亦有言無非無儀惟  
母之懿家人是宜言觀其夫抗志矯時清修瞻學  
經師人師亦觀其子雙鳳朋龜賢科濟美如墳如  
篔寵章未逮祿養方隆旣豐其始亦令其終天胡  
弗弔邁此閔恫訃聞東徼海曠山窮銜恤行慟落  
日悲風嗚呼倏玄霜兮素雪竟春草兮秋叢慰哀  
忱於遙路寓澗酌於幽宮

祭年家徐母趙太恭人

允懿徐母克修陰禮內則蠲蠲九十陳儀閑家奠  
牖雍肅恭淵彤管黃裳春桑秋葛弗懈弗專湛友  
崔經效績夫子義方周旋成茲國器疏言勁忠吏  
事旬宣講幄宮賓淳明慈諒朝野歸賢家慶未艾  
祿養方隆胡不少延訃聞京邑純孝瘠妻五內摧  
捐卹典哀策賁始厚終有寵自天某等年家子行  
迹繫風塵心馳几筵南望婁松薦毛陳藻鑒此遐  
虔

祭胡柏泉母

於惟淑人生於名族宋子齊姜蚤閑內則彤管黃  
裳天作之合爰嬪于胡饋中牖下學於舅姑詩云  
窈窕易曰靜方儉猶葛覃勤即雞鳴人亦有言無  
非無儀惟母之懿家人是宜宜爾有子溫共靖宣  
緯武經文朝野歸賢惠問斯存徽音載揚家有餘  
慶國有寵章葆茲陰禮旣壽而康胡弗少延遽返  
真常瘖哉純孝五內摧傷某等辱交令子道誼周  
旋迹繫風塵心馳几筵發引有日玄旒翩翩未遑  
執紼抱此微虔

祭王樂湖母

允懿王母雍肅恭淵儉由締綌勤即絃緹祊禋明  
恤灑掃周旋含章行地義訓流川音容旣戢凋第  
無愆雙鳳朋龜賁茲綸藻祿養交殷遽罹凶憊望  
絕秋雲情淪春草筵几徒存神形遂杳傷哉令子  
異姓同心感茲大感悼念彌深溪毛澗酌再拜欽  
欽喟然陳詞彷彿來臨



人言其刺同方將來調

其叔同公忽這大海骨合驚新對手爾爾再拜趁

其大雲部命春草或八卦卦神沃焚香謝崇今于

其心必受同公其心必受同公其心必受同公

其心必受同公其心必受同公其心必受同公

其心必受同公其心必受同公其心必受同公

端簡鄭公文集卷五

孫忠材校



